

二號機失蹤了！

王立楨

提 要

本文是摘自「飛行員的故事」第一集，該書係王立楨先生走訪多位飛行員之後，於民國94年出版，書中故事並不是講述軍中高階長官，而是一般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所遇到的狀況。王立楨先生是覺得那些故事如果不記載下來的話，多年之後就沒有人知道那些人曾經為國人做了一些什麼，所以他到目前已經出版了四本「飛行員的故事」，記載了五十餘位飛行員的故事，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

前 言

1957年(民國46年)8月初的一個清晨，嘉義空軍基地4聯隊的作戰組內正在進行著任務提示，和平常不同的是當天除了執行任務的組員及直屬主官外竟連聯隊長都在場，讓人覺得這絕對不是一個例行的任務。果真，由牆上掛著的二十五萬分之一航圖上所標明的幾點看來，當天不但要直接進入敵區，而且是一連前往幾個敵後的目標，這在當時來說是相當不平常的事！

戰鬥機執行偵察任務

當天的任務是由23中隊派出四架F-84G戰鬥機前往去廈門、龍溪、沙堤、虎頭山及澄海等地由空中觀看共軍在上述幾個地方部署的情形。本來這種觀測敵情的偵察性任務該由桃園的6大隊來負責，但是當天國防部覺得如果讓無武裝的偵察機一連前去幾個空防嚴謹的敵方陣地是勉強了些，所以決定由四

架4大隊的戰鬥機前往，這對一向執行巡邏與掩護任務的4大隊來說不但是不尋常更是破天荒，所以連聯隊長都親自參加那天的任務提示。

原來國防部根據一些敵後情報認為共軍有在虎頭山建立一個新機場的計畫，而且已經開始行動，為了要確認這個情報的真實性，唯有派機前往當地由空中觀察是否真有闢建機場的工程在進行中。在派機前往觀測的同時，也為了讓敵人混淆我方真正的目標，所以讓機隊「順便」前往廈門、龍溪、沙堤及澄海等地空中偵察！

那次任務的領隊是作戰長郭成中少校(官校22期)，三號機是分隊長周善擇上尉(官校27期)，兩位僚機則是二號機樂勤中尉(官校34期)與四號機張克誠中尉(官校30期)。因為那次任務是樂勤中尉完成戰備後的第一次實際作戰任務，而根據情報官在任務提示時宣布幾個目標地區不但防空砲火密集，而且隨時都有米格機前來攔截的可能，所以在做完

任務提示後周善擇上尉向領隊郭成中少校表示在那種情況下讓完全沒有任何實戰經驗的樂勤中尉擔任二號機是否合適？郭作戰長在稍微考慮了一會後告訴周善擇上尉，一來任務提示已經結束，馬上就要登機出發，所以已無換人的時間，即使時間不是問題的話，在那個時候換人對樂勤中尉來說也不是一件很恰當的事，因為那會讓他對自己的技術及程度產生懷疑，而郭成中少校認為以樂勤中尉本身的學識與膽識來說擔任當天的任務該沒有任何問題，再說有誰是一開始就有實戰的經驗呢？

因為那天所要去的幾個地方比較分散，為了節省燃料四架飛機都是事先由拖車拖到跑道頭。飛行員們著裝完畢後由作戰室的吉普車直接送到跑道頭登機。周善擇上尉在跨上座機的剎那右手不自覺的摸了摸掛在左腋下的左輪手槍，那是執行敵後任務的基本配備，然而一把槍加上十幾發子彈在敵後能起多大的作用？中學時讀到的閩海文烈士事蹟突然在他腦海中閃過，那似乎是一個不祥的預兆，然而僅僅一秒鐘的時間之後他又為那個念頭感到可笑，身為科學兵種的一員在駕著高科技飛機巡戈長空之餘，竟還會為這種毫無根據的預感擔心，真是太閒了！

上午十點整，當秒針跨過12的同時，領隊郭成中少校將油門推滿並鬆開了剎車，那具艾力生J-35軸流式發動機發出了一陣低沉的吼聲，五千多磅的推力將那架掛著兩具翼尖副油箱的F-84G推向了征途！二號機緊緊的跟在他的左翼後方也開始了起飛滾行。周善擇上尉在座艙中看著一號及二號開始滾行後

就開始注意他自己的手錶，在15秒鐘之後，他也將油門推上，鬆開剎車，機頭輕輕的上揚了一下就開始滾行，由後望鏡中他可以看見四號機也跟上來了。

跑道兩旁的指標飛快的在向後消逝，其實周善擇上尉不用看指標，光由飛機在跑道上震動的情形他就就可以知道已經用掉多少跑道，因為他由官校畢業之後就被派到這個基地，在這條跑道上起落也幾近千次，這次也像往常一樣的在飛機達到起飛速度之後，他輕輕的拉回駕駛桿，飛機頓時像雲雀似的昂首衝進了藍天。

低空飛渡海峽

飛機起飛之後，並沒有繼續爬高，四架飛機在長機的率領下保持著一百呎低空的高度直接左轉奔向海峽，一百呎雖然已是十層樓的高度左右，但是對於在海上飛行的飛機來說實在不是很高，再說飛機的高度錶在海面超低空飛行時並不是很準確，所以飛海洋低空時每個飛行員都須全神貫注的來注意外界的情況。那天海面的情況並不是很好，捲起的浪花在海面竟形成一陣陣的白霧，四架飛機就在這種惡劣的氣候下奔向金門。

在距離金門五浬的時候，領隊郭成中少校向金門的CRP(Control Report Post)報到，CRP的管制官因為知道那批飛機的任務及他們超低空的狀態，所以即使在雷達上不見得看的見他們的情況下仍然很快的向他們發出「Clear」的訊息，表示廈門機場附近沒有敵機的動態。

金門島在正前方的海平面出現了，周



善擇上尉對那裡並不陌生，五年前他在那裡駐防的時候曾和分隊長顧鍾珏同駕一架AT-6成功的攔截下一架被暴徒劫持前往廈門的菲律賓航空公司班機，因為那件事他還曾受到菲律賓總統的贈勳。那時他們所駕的飛機只是二次大戰期間做為教練機的飛機，但憑著堅強的意志及優良的技術他們仍然成功的攔截下了那架受劫的C-47客機。今天再度飛臨同一空域，只不過所駕的座機已是時速高達五百哩的噴射戰鬥機，雖然性能比不上那時共軍的Mig15，但是周善擇仍然認為以自己的技術是可以彌補飛機在性能上的不足。

進入大陸上空

飛機低空通過金門上空之後，很快的就空臨廈門機場，因為他們那批飛機是超低空進入，躲過了共軍的防空雷達，所以當那四架雷霆式戰鬥機呼嘯著通過機場上空時，共軍方面是一點反應都沒有，周善擇上尉在飛機通過跑道上空時，由座艙中外望，只見停機坪上停著幾架空運機，並沒有任何米格機的跡象。

龍溪機場在廈門機場以西大約40哩，以他們當時的速度來說該是五分鐘左右的航程，那也可說是那次任務中最安靜的一段航程，因為那時米格機尚未來得及起飛攔截，地面也沒有防空砲火的干擾，然而越是安靜，坐在座艙中的周善擇上尉也越是覺得不安，暴風雨的前夕不都是非常的安靜嗎？

在知道有國軍的戰鬥機由廈門進入大陸領空之後，共軍方面由那四架飛機的航跡判斷他們的下一個目標該是龍溪機場，因此在

那四架F-84G接近龍溪的時候，地面的防空砲火就像慶典時的焰火似的將龍溪機場附近的天空全數籠罩住了。一朵朵黑色的彈雲除了阻礙了他們的視線之外，砲彈爆炸時所造成的空氣波動更是將那四架飛機在空中推的左右亂晃，領隊郭成中少校於是搖擺雙翼示意僚機改成流動隊形，分成兩批通過目標上空。

周善擇上位在看到長機做出的動作後立刻向左推桿，帶著四號僚機向左邊偏去，這回在通過機場上空時，他看見了幾架米格十五型的戰機停在停機坪上，因為這次任務只是在於情報搜索，而且在任務提示時領隊曾強調除了自衛之外，不要主動出擊，所以雖然看著幾架戰鬥機停在停機坪上，他並沒有對它們進行掃射，不過以當時進入的角度及高度來說，他有把握將那幾架飛機完全摧毀。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那四架雷霆式戰鬥機就通過了彈雲翻滾的龍溪機場，但是在密集砲火中穿梭的短暫經驗卻在他們四個人的心中留下了永恆的悸念。在隨著長機開始向沙堤機場方面爬高的時候，周善擇上尉看了看二號及四號兩架僚機，發現他們都還緊跟著長機，並沒有跟不上隊的情形，這讓他放心不少，在這種敵後的任務中能有個稱職的僚機是會讓長機減少許多顧慮的。

在飛向沙堤機場的時候，二號機樂勤中尉突然發現在編隊十點鐘方向有一些灰黑色的影子，一閃即逝。

誤判敵機

「Boggy! 10 o'clock high!」(敵機！高十點鐘方向！)他按下話鈕通知大家。

四對眼睛馬上朝著十點鐘方向望去，但是除了藍天白雲竟見不到任何飛機的影子。雖然無法直接目視敵機，為了保險起見領隊郭成中少校下令兩個二機編隊開始交叉飛行，如此不但可以互相掩護，更可以減少被敵人偷襲的可能。

四架飛機交叉通過之後，並沒有發現任何敵機，但是卻發現了更多灰黑色的煙霧，突然間大家明白了原來那是高射砲彈爆炸時所引發的黑煙，那時他們的飛行高度已是一萬兩千呎，砲彈會剛好在他們飛行中的高度爆炸，那麼證明共軍方面使用的已不是普通高砲而是雷達高砲！在這種情形下只有盡量避免直線前進，兩架一組的飛機在空中繼續交叉飛行，希望能躲過高砲的襲擊。

沙堤機場在一萬多呎的翼下通過，由空中下望停機坪上沒有停著任何飛機，這種情況替那幾個飛行員減少了不少麻煩，要不然在任務歸詢時，情報官問起停機坪上的飛機中有幾架是戰鬥機？幾架是運輸機？那就累了。

通過沙堤機場之後，郭成中少校帶著整個編隊右轉出海，順著海岸線向西南方飛去。周善擇上尉不放心的又看了看二號機樂勤中尉，他真的是很為樂勤這次的表現喝采，回想他自己第一次出作戰任時，根本顧慮不到敵情，只能緊跟著長機，深怕跟不上隊而落單，當時還為自己的表現感到汗顏，但是後來跟自己的同學祖凌雲談到出任務時的經驗時，沒想到祖凌雲第一次出任務時竟

然和自己一樣的緊張，那時他才瞭解初上戰場時的慌亂竟是正常的表現。看著樂勤中尉很穩的飛在長機的右側，周善擇禁不住想著：到底樂勤的心中現在在想些甚麼？他會像自己當初一樣的緊張嗎？

飛機再度通過金門之後，郭成中少校開始降低高度，朝著今天任務的重點目標一虎頭山俯衝而去，雷霆式戰鬥機在全推力的情況下空速錶的指針接近0.85馬克，500呎左右的速度讓周善擇上尉覺得手中的駕駛桿都有些顫抖，望著翼下的海岸線迅速的在他的視野中擴大著，他下意識的挺直了身子並緩緩的將駕駛桿拉回，飛機在海平面一百呎的高度處改平後，虎頭山就在飛機的右前方兩哩處！

低空通過目標區

虎頭山在這之前並不是個重要的戰略目標，國軍的飛機並不常在那附近活動，所以當那四架F-84G戰鬥機挾著雷霆萬鈞的氣勢低空通過虎頭山時，當地的居民都被那巨大的聲音驚嚇住了，紛紛的放下了手邊的事而抬頭來看那低空通過的四架漆著青天白日徽的戰鬥機。坐在座艙裡正放眼下望想找任何機場建築工程蛛絲馬跡的周善擇，沒有見到任何興建機場的跡象，但是卻看見了許多仰頭看飛機的當地居民，當時他的心頭為之一震，那些人都是和自己一樣的炎黃子孫，但是如今卻因為國共兩黨的相爭，而導致整片秋海棠為之變色，那些在翼下抬頭望飛機的人民，他們只是在看低空通過的噴射飛機，還是在看著一個希望？



「Yankee Flight，金門CRP，轉向065。」飛機通過虎頭山不久，耳機中傳出了金門CRP的訊息。其實那個訊息並不是真是要他們轉向，而是一個事先約定好的密語，065其實是代表有敵機由平潭壩基地起飛前來攔截！

在有敵機前來攔截的請況下 最重要的對策之一就是先佔取高度，所以郭成中少校立刻帶著整個編隊開始爬高，在爬高的過程當中幾個人還眯著眼睛向著南方搜索，希望早一點發現敵機的蹤跡。然而還沒發現敵機，他們四架飛機卻先飛入了敵人的高砲陣地，一陣震耳欲聾的砲彈爆炸聲在飛機附近展開，同時爆炸時的空氣波動也讓飛機在空中猛烈的幌動，四架飛機不約而同的開始蛇形前進希望能再躲過這一波的砲襲。

二號機失蹤了

突然一顆砲彈在二號機的左前方爆炸，巨大的空氣波動將樂勤中尉的飛機整個翻了過去，周善擇在眼角餘光裡只看到二號機的翅膀一斜整架飛機就掉了下去，他心中暗叫了一聲：「不好！」再回頭時已找不到樂勤中尉的飛機了。

「Yankee Lead，2 is down！」(楊基領隊，二號機掉下去了！)他按下話鈕向長機報告。然而那時四周盡是爆炸的砲彈，長機也無暇回頭尋找及了解二號機的狀況，再說那時飛機已經接近澄海機場，所以只有繼續前進。

通過澄海機場之後，郭成中少校向左一壓駕駛桿，作了一個大坡度的轉彎然後對著

台灣海峽衝了過去，任務已經達成，現在要盡快的將所獲得的資料帶回台灣，要不然明天空軍還會派出另一組人員冒著跟他們同樣的危險再來一次。

「Yankee 2，Yankee Lead here，Do you read me？」(楊基二號，這是楊基領隊，你聽到我了嗎？)在往海峽上空衝去的時候郭成中少校開始呼叫樂勤中尉，但是回答他的只是無線電中慣有的靜電聲音。

周善擇上尉也不時的回頭希望能看到二號機的蹤影，但是整個天空除了高砲爆炸後所留下的黑煙之外，沒有任何飛機的蹤影，其實他的心裡也沒有抱著太多的希望，樂勤中尉的飛機翻滾離開編隊時的高度差不多是七千呎，在那個高度如果改正不及的話，飛機很快的就會在地面砸出個大坑。唯一讓他感到還有一絲希望的是在他們飛過的航路上並沒有任何飛機墜毀的跡象，天空沒有沖天的黑煙地面也沒有燃燒的烈火。

當那三架飛機衝出了汕頭市區上空飛到海面之後，四週的砲火才平靜下來。當他們通過南澳島上空時，郭成中少校覺得他有必要再試著找一找失蹤的樂勤中尉，但是當時他們已經在空中飛行了超過一個鐘頭，所剩油量已經不多，看了看儀錶版他發現他還有1,500磅的餘油，足夠他回到基地，但是作為一個領隊他必須同時顧慮到其他僚機的油量。

「Yankee Flight,fuel check！」(楊基編隊，檢查油量)。

「Yankee three, 1,400磅。」周善擇上尉先報出了他的油量。

「Yankee four, 1150磅。」4號機的油量雖然較少，但是也勉強該夠回到嘉義。

在確定兩架僚機的油量後，郭成中少校決定在南澳島上空盤旋幾圈，繼續呼叫樂勤中尉，期待他能跟上來。

周善擇上尉在隨著長機盤旋的時候，也在座艙中很仔細的注意天空的每一個角落，他不但是在尋找樂勤中尉的飛機，也同時在搜索前來攔截的米格機。算算時間由平潭壩基地起飛前來攔截的敵機早該到了。

轉了兩圈之後還是沒有任何消息，那時四號機的油量已經低到沒有任何備用油量了，郭成中少校心中正想帶隊回航時，耳機中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Yankee lead, Yankee two, 我看見你們了，馬上就到！」

也就是那時，周善擇上尉看見樂勤中尉的那架F-84G正由低空衝出汕頭市，剎那間周善擇上尉全身繃緊的肌肉一下子全放鬆了似的鬆了一口大氣。

「Yankee flight, let's go home!」郭成中少校在聽到樂勤中尉的呼叫後，也立時鬆了口氣，看著由低空趕上來的那架二號機，他趕緊通知所有僚機返航，那時每架飛機都幾乎已到了Bingo油量(最低返航油量)。

上午十一點四十分，那四架飛機在油箱幾乎全空的狀況下，回到了嘉義基地。作戰組的吉普車已經在停機坪等候了，當他們回到作戰室作任務歸詢時大家才知道樂勤中尉在與整個編隊分開的那四、五分鐘之間經歷了一場幾乎導致機毀人亡的浩劫。

浩劫餘生

原來當他正隨著長機爬高時，一顆砲彈帶著燃燒的火焰在飛機左翼旁爆炸，他當下就被那巨大的聲音所懾服，飛機在砲彈爆炸時所引起的空氣波動下向右進入螺旋狀態，剎那間天與地開始在眼前旋轉，巨大的G力將他壓在座椅上。他記得在接受噴射機的換裝訓練時，教官曾多次提到萬一飛機在一萬呎以下進入螺旋時，應該立刻跳傘不要浪費時間來改正，因為飛機在改出螺旋後都是以大角度俯衝，一萬呎的高度雖然勉強可以改出螺旋，但是卻不見的有足夠的空間可以由俯衝狀態中拉出來！他的飛機是在七千呎高度進入螺旋的，照理他應該立刻跳傘，但是一來飛機是在敵區上空，再來也是飛行員的本能使他下意識的踏下左舵及將駕駛桿向前推去，飛機很不情願的扭了兩扭之後改出了螺旋，然後以45度角向地面俯衝，看著灰綠色的大地以驚人的速度向他猛撲上來，他再狠命的將駕駛桿向後猛拉，機翼在大G的應力下發出令人心悸的嘎吱聲響，他卻絲毫不敢放鬆拉桿的力量，幾秒鐘有一世紀那麼的長久，終於高度表的指針不再迴轉，飛機以貼著樹梢的高度改了出來。

恢復平飛了之後，樂勤中尉發現他已又陷入了另一個困境，因為在他的正前方就是共軍的一個砲兵陣地，而他當時是飛在一個“連彈弓都可以打得到”的高度。在這種情形下共軍方面自然是很不客氣的將任何可用的武器都用來對付這架落單的飛機！

樂勤中尉只覺得一陣曳光彈的火焰由四面八方向著他的飛機衝了上來，那時他直覺的想法就是趕緊爬高離開那個地方，但是他

也知道如果那時開始爬高的話飛機的受彈面加大，他更沒有逃脫的希望，於是他只有硬著頭皮對著敵陣飛去，一路上還儘量的左右蹬舵蛇行前進來躲避砲火。

以F-84G的速度來說通過敵陣只是一瞬間的事，但是對坐在那架飛機裡的樂勤中尉來說卻是漫長的無法忍受，小型武器打在飛機蒙皮上叮咚作響的聲音，機槍子彈劃空而過時的曳光彈痕，都讓他擔心自己隨時都會被下一顆砲彈直接命中而變成一團火球砸下去。

等到飛機通過了那個敵陣，四周的砲火逐漸減少之後，他才有機會檢視了一下當時的情況，自己飛在一個陌生的鄉村上空，長機及其他的僚機都已不知去向，飛機雖然像是挨了一些地面的砲火，但是操縱及反應看來都似無大礙，因此當下之急該是先找到長機歸隊。

「Yankee lead, Yankee two here, where are you?」(楊基領隊，這是楊基二號，你在哪裡？)然而耳機中卻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在呼叫長機的同時，他也開始爬高，同時將飛機轉向東方，因為台灣就在東邊，往東出海之後和長機會合的機會也大些。

耳機中始終沒有任何回應，他低頭稍微一看，就看出了癥結，原來話機及耳機的插頭已從插銷處掉落，大概在螺旋改正的時候不小心將它撞掉了，他趕緊將它插回插座，就在這時他聽見了長機對他的呼叫，他同時也在天際的雲端看見了那三架正在盤旋的F-84G！

作戰組後來根據他們的目擊報告，判斷共軍並沒有在虎頭山建築機場的行動，並立刻將戰果報往國防部。

當天在作戰組做完任務歸詢之後，他們四人到餐廳用餐，郭成中少校在等著上菜的時候看著其他三位一同出征的伙伴，又想起了在敵陣上空遭受密集砲火攻擊的情形，不禁非常感慨的說：「實在沒有想到今天中午我們四人都還能回到這裡吃這頓中飯！」大家聽了都點點頭笑了，周善擇上尉更是特別看了看樂勤中尉，因為他知道從那天之後樂勤中尉可是成了見過大場面的戰鬥機飛行員了！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AS365N2海豚直升機(照片提供：葉秀斌)